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五五回 因驚成疾梁女全貞 抱屈鳴冤陳郎入告

話說龐太歲溫球因挾私仇，誣害梁世和通同大盜，在桃源縣出首。經桃源縣知縣不問情由，將梁世和合家下獄。梁玉貞當為溫球搶劫回莊。及到了莊上，當將梁玉貞扶入後房。溫球便勸她道：「你父親通同大盜，眼見得性命難保，故此將你接到我家；你若肯與我兒子成為夫婦，我一定設法將你老子與你母親、兄弟救了出來，仍舊成為親戚。」哪裡曉得溫球盡管說，梁玉貞一字不答。溫球不覺大怒，正欲伸手去打，再一細看，但見梁玉貞玉容慘淡，聲息毫無，坐在那裡已是昏絕過去。溫球一見，趕著呼喚僕婦，立刻取了姜湯灌下，復又慢慢的低聲輕喚，好容易喚醒過來。只見梁玉貞歎了一口氣，掙了半會，才說一聲道：「苦呀！」眾僕婦見將梁玉貞已經喚醒，大家不勝歡喜。溫球在旁也甚喜悅，因命僕婦將梁玉貞扶入臥房，好生將他安睡，服侍妥當，隨後自有重賞。梁玉貞眼睛雖然閉著，耳內卻聽得清楚。聞得眾僕婦將她送入內房安睡，她即睜開二目罵道：「爾等這一起無恥賤人！可知你家主人誣栽我家通同大盜，捉入縣監。又將我有夫之女搶劫過來。如此作為，我一死原不足惜，但溫球傷天害理，總有惡貫滿盈的時節。我雖死到了陰曹，要追他的性命！爾等眾人若將我好好送回，給我全家的骨肉申了冤枉，日後自然感激爾等救命之恩！如若不然，我死之後，也一起要追你們的性命了！」說了這一番話，又將溫球罵了一番，不覺氣急上擁，又昏厥過去。內中只有個姓劉的老媽媽，雖然在溫家做工，卻是存心忠厚。他趕著又取了姜湯來灌，好容易又灌醒過來。此時溫球聽說玉貞復又昏厥，又來看視。及至房內，見玉貞已醒。當下那劉老媽媽即插口向溫球說道：「大爺，你老放心出去罷！這梁姑娘交給我婆子，包管你老，服侍他好好的就是了。」溫球當即答應出去。劉媽媽見溫球出去，也就令那些僕婦都走開，她就對梁玉貞道：「姑娘，你放心罷！且到裡間歇一會兒，我包管你不至被他奸賊強逼。且耐兩天，我再設法救你便了。」梁玉貞聽說，見她不是歹意，也就隨她進入內房，就牀鋪上睡下。

那劉媽媽又殷勤服侍她一會，又與她談了些家事，又歎息了一回，又切齒痛罵了一回，這才出去。少刻又進來看視，又與梁玉貞問茶問水。梁玉貞也著實感激。不期梁玉貞因吃了一驚，又暈在這裡，不能出去，心中自然著急；又慮到她父母兄弟不知如何設法解救，因此幾湊，不覺頭痛起來。溫球屢次欲進來侵犯，多虧劉媽媽將病推托，還幸梁玉貞不曾受些污辱，暫且慢表。

再說梁世和一家四口下在獄內，此時城裡城外通快傳開了。

他的女婿陳仁壽一聞此言，著實吃驚不小，因趕著出了城，先到莊上看視。才到莊口，只見梁世和家的一個老家人梁孝，匆匆忙忙走了過來，驚慌說道：「姑爺來了嗎？」陳仁壽道：「老爺怎麼忽然遭這一場大禍？究竟裡面有什麼仇人？」梁孝道：「姑爺休提了，真個禍不單行。老爺、太太同兩個少爺，才被縣裡捉去；不料溫家寨溫球這個奸賊，就申領了許多打手，撞進門來，硬將姑娘搶去。老奴等趕了一回，實指望將姑娘奪回，不但不能奪回，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頓。姑爺來得好極了，也得趕緊設個法兒，一面去縣裡救出老爺、太太、少爺，一面去溫家寨救出姑娘才好。在老奴看來，還是先到溫家寨救姑娘要緊！老爺等雖在縣監，急切尚無性命之虞。惟有姑娘，平日性情最烈，姑爺是早知道。現在被奸賊搶去，萬一強逼起來，姑娘斷不肯從他，必然要送性命，豈不白白的將性命送在奸賊之手嗎？姑爺必須趕緊設法才是！」哪知梁孝只管對陳仁壽在那裡訴說，不曾細看仁壽。原來仁壽聽見他表妹被溫球搶去，就這一急，已經氣絕過去；及至梁孝把話說完，忽見陳仁壽跌倒在地。梁孝又趕著將陳仁壽扶坐起來，取了姜湯灌下，才算甦醒。陳仁壽即切齒罵道：「若不將溫球置之死地，以報此仇，我陳仁壽誓不為人！」說罷，即令梁孝道：「你且與我到城裡一行，先往獄內將老爺等安慰好了，然後再設別法，去處置那個奸賊。但你見了老爺、太太，切切不可說姑娘被他搶去。我自自有道理，總要先將老爺、太太、少爺們救了出來，然後再去救你家姑娘呢！」梁孝也只得答應，立刻隨著陳仁壽到了縣裡。

賄通了獄卒，進了內監，見著梁世和夫婦暨兩個兒子。梁世和夫婦一見女婿到來，便哭著回說道：「我不知哪世與溫家結下這樣大仇，將我全家誣害，眼見得我全家是沒有性命的了。但是我那女兒玉貞，要望賢婿好生看待。現在我家內也不知弄得是怎樣了？」陳仁壽見了好生難受，只得忍住眼淚，勉強說道：「姑父姑母，你老人家不要害怕，好在這件事純屬他誣我，他們沒有真憑實據，就是縣裡也不能屈打成招。你們二位老人家且安心在這裡住些時，待姪兒出去，好歹總要設法將你們兩位老人家及兩個兄弟救出去，一面再報復那溫球奸賊。至於表妹，你老人家格外請放寬心，姪兒已將她接回去了！」梁世和夫婦聽了這話，方寬了點心。復又問道：「賢婿，你說設法救我等全家，究竟是怎麼個救法呢？」陳仁壽便定到梁世和跟前，附耳悄悄的說了幾句。梁世和聽了大喜。陳仁壽即刻就告別出去，走到監門口，又切實囑托禁卒道：「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隨後這個家人如果進來，還請你放他進去，我將來一起再謝你。」

說著又在腰間掏出五兩銀子，賞給禁卒。禁卒自然歡喜無限，滿口應承。

陳仁壽出了縣門，即到家中，與母親說了一遍，又同梁孝說道：「你不許在外稍露風聲。我即趕往淮安，去到施大人那裡控告。你可每日去到縣裡探視一回，再密訪你姑娘生死如何。」

我到淮安，住在總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客店內。你可每日去到縣裡打探情形，逐日寫一封信，寄與我知道。我一經將事體辦定，即刻就回來。」梁孝唯唯答應。陳仁壽連夜僱了船，帶了銀子，直往淮安進發。不一日已到淮安，就在總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客店住下。當時就寫狀詞，專待次日一早，前去告狀。

卻好第二日正是七月初一，施公要到河神廟拈香。陳仁壽打聽清楚，帶了狀詞，便出了店門，去到總漕衙門，等待施公河神廟拈香回衙，他便去攔輿告狀。畢竟施公可否准他狀詞，代他申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